

墨魚

每個人該都有自己的顏色，才能造就這樣多彩多姿的世界，不是嗎？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不是嗎？是啊、是啊。不過無法坦率地接受自己色彩的人，該怎麼辦呢？

猶如訊號極差、無法載入的影片定格，十分鮮艷帶著些許油膩的色彩靜止在空氣中。那些是傾倒的顏料，從波長最長的紅色，到波長最短的紫色，它們像被拆解的彩虹，虛弱的飄零在我身邊，緩慢的，既美麗又兇殘的，以張牙舞爪的姿態吞噬我周圍的氧氣。下一個就會是我了。紅橙黃綠藍靛紫。被染花了的視野迎上來自胃部深處的反胃感，我害怕的摀住嘴，想要讓繽紛的浪潮渲染透明的自己，因為這樣我就能呼吸了。不過一發現意識逐漸迷離，我便知道自己又失敗了，又要窒息在炫目的色彩裡了。真討厭，我明明曾經做得到的。我閉上眼，任過於爛漫的浪潮沖走我，沖走那隻四處迎合的墨魚。

「他是個隨和的孩子。」

「他很好說話，團隊合作性很高。」

事到如今，這些話聽慣了，是褒是貶也早已模糊不清。看過太多人發怒的樣子了，即便我試著接受不斷變幻的一切，唯獨盛怒的皺眉與罵聲，是我再怎麼想去習慣也無法忍受的，哪怕是陌生人略顯愠怒的一眼，都能讓我心懷疙瘩的忐忑一整天。我是容易害怕的，輕輕一碰就足以粉碎。一接觸到相談甚歡的場合，內心恐懼就會像四處噴濺的色塊，肆無忌憚的爬滿全身。跟上、快跟上，落後了的話就再也追不上了。來自心底的聲音急迫的催促，仿佛身後有什麼兇惡的猛獸張著血盆大口，我看見笑著是大家，各自把自身獨一無二的色彩完美的融合，就像有誰精密的計算過比例，他們調出來的是歡樂的顏色，是紮實的笑顏。於是害怕被拋下的我，使勁陪笑附和，把自身透明無色的表面一併染上狀似歡樂的色調。太好了，穩住腳步了，我壓抑著將大家的笑靨複製貼上，就像墨魚為了保全性命而改變身體的顏色一般。我滿意的帶著保護色般的妝容，無法辨別是否發自內心的勾起嘴角，一如往常，嘔出無色的墨汁做無謂的武裝。太好了，暫時免於被怒視與冷落了，今日的墨魚小姐也跟上了大家生氣蓬勃的隊形。

我知道我有自己的顏色，只不過那是一種頗為怪誕的、彘扭的，翻遍色票圖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的顏色。當我獨處時，那樣一言難盡的色彩便會像鮮血一樣流注軀體每個角落，一旦有人破壞這份寧靜，我又會反射動作的褪色，變回看似孑然一身的透明無色。無人的房間總是帶著芳香的紫丁香色，裡頭容著一絲絲寂寞，又和著一大團的自由，我很喜歡，因為我大可不必再露出無色的體表給人強制暈染，我得以釋放出原本就屬於我的顏色，然後靜靜的看著它和淺紫融成一幅美好

的畫。對比色若是勉強混合會讓畫布變得刺眼渾濁、近似色若是強硬區隔只會顯得曖昧不清，不過只要不帶任何色彩，就不需要害怕、就不需要刻意閃避衝突了，不是嗎？

「不寂寞嗎？一起聊天嘛。」

她笑著敲了敲我豎直的書背，就這麼不著痕跡的解開我的保護色，我那用來當作防線屏障得厚重小說。我帶著淡淡的無奈，有些僵硬的笑了，從字裡行間的樂園抽身，彎身鑽入她和她們所建構的，過份亮麗又刺眼的烏托邦。我一如往常的，在國界的邊陲默默的聆聽，聽著聽著，我發現自己錯了，這裡不是花俏虛幻的帝國，這裡是大方賜予我容身之地的汪洋。她們釋出柔和卻不失綺麗的色調，一步步的，引導著我褪去多餘的外殼。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偽裝了？小小的墨魚如履薄冰的天真問道，得到的回應是那一片片溫和的浪花。

窗台的花開了，它自信的迎著檸檬色的朝陽，和角落的我截然不同。我相信我是交到朋友了，她們是我唯一看過，能夠一邊豪放尖銳的笑鬧、一邊蘊藉體貼的包容我的一群人。我不必灰頭土臉的埋頭追趕，亦無須機器人般的沉默卻面帶「微笑」，我只要放心的游，把到嘴邊的話吐出來就好。她們真的好厲害，連添了我這樣四不像的顏色都能完美的調和，讓空間被輕柔的淡彩填滿。墨魚的觸手漸漸的融化在輕脆笑聲裡，我知道我快好了，我知道我或許能不用再假裝忘記自己，可是，還差一小段路要走。我依然是神經質的，還是留著依戀角落的壞習慣，你看，連來自窗口的暖風都在嘲笑我呢。你的朋友們都如此大方的給你一片海了，你還站在沙灘上猶豫什麼？做不到，我內心還是恐懼著。我想我是世界上最不乾脆的人了，居然在分明安全的區域高舉著盾牌。

「你是自閉症喔？」

似乎有人曾對我說過。我要對他說：「嘿，親愛的，沒有醫生專業的診斷，這種話可不能亂說。」我明白你能看出我的扭曲、不健全，但我不過就是隻膽小的墨魚罷了，要是我毫不遮掩的直言，敢問您會喜歡這樣的我嗎？

事事都小心翼翼、不造成所有人的反感是很累的。於是我只能投入獨處的懷抱，抑或是真心要好的朋友圈。我不是麻木的，雖然乍看之下很像，不過我可以感受到陽光往角落灑過來了；我不是孤僻的，雖然乍看之下很像，不過既然我拆解著自我也要避免周遭的反感，就表示我不甘寂寞，雖然我並不討厭獨自一人。我感謝我的朋友，即便明白最終還是得分離，她們卻還是接納了這樣變形膽怯的我，她們一人一筆，為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漆上美麗又不齜牙咧嘴的色彩，那是和錯亂噩夢截然不同的溫柔。謝謝妳們。也許往後我就能肆無顧忌的張開真實的雙臂，而非墨魚觸手，給她們一人一個好大好大的擁抱。我做得到的嗎？別這樣質疑自己嘛，她們會這樣對我說。真正的我並不想滿身保護色的呀，她們甚至比我更明白

墨魚內心的哭喊，我更希望，我的顏色也能被更多人看見，而非與相對安全卻空虛異常的斗室乾瞪眼。我敞開窗，站在盛開的那盆花身邊，初次用心的仰望這個絢爛的世界，帶著些微的惶恐，我用她們給我的溫暖，任自己稱不上亮眼也不帶刺的複雜顏色流露，在我曾徘徊過的街口留下痕跡，在我和她們歡笑過的公車站塗滿清新的，宛若雨後放晴的蒼穹那般的色彩。

我知道，久居於心中的墨魚已經幾乎不復存在，面具與真實的樣貌分離、消失，化成灰燼的鎧甲，提醒著真實的我是存在的。我有點茫然，或許是剛褪去保護色造成的吧？真實的我會惹人厭，不過我已經不害怕了，只要在花點心力讓你習慣真正的我就行了吧？我明白的、我能了解，我的存在並不被所有人接受，不過我不是小丑，不是墨魚了。我很幸運的，被給予了得以堅強的溫柔，所以，可以再等我一下下嗎？就像屏息等待幼蟲羽化，片刻也好，請為學習坦承與堅強的我，稍微佇足一會兒，好嗎？